**網台課程：現代新儒家的經典閱讀**

**講稿**

簡介：

　　現代新儒家的學術思想是近代漢語學界中一股不容忽視的學術群體，然而，現代新儒家的學術思想卻也是一個龐大的思想資源，當中的各人皆在學術思想上有所專精有所系統的思想建構，單單從著作的數量來說已經是一個令人卻步的境況，例如：《牟宗三先生全集》有三十二冊；《唐君毅全集》有三十冊；《熊十力全集》也有十冊，而且，在浩瀚的卷籍中更涉及古今中西印等各個不同的思想系統，實在不容易消化或閱讀。有見於此，本節目即從中找出個別較為少人注意又理應不容忽視的著作，與大家一同分享當中的要義，冀盼為大家管窺當代新儒家思想的部分精彩面貌。

主講：

韓曉華博士（香港新亞研究所（哲學組）博士）

**第一集：導論篇**

**第一部分：「現代新儒家」的概念分析（20分鐘）**

　　各位聽眾好，我係韓曉華博士，好高興與大家一同分享現代新儒家的經典閱讀。經過上一輯一連八集講解早期墨家思想的現代詮釋後，在這新一輯的節目中，我們嘗試轉移討論的對象，由先秦的墨家思想轉移至現代的新儒家思想，作出這種改變是因為我想將一些能夠令我讀上癮的著作與大家一同分享，當然，這一種能夠令我讀上癮的趣味並不止於在學術上精彩，而且，更在於人生體驗上或者對世界的認識上都有獨到之處，以致我想透過對「現代新儒家」的某些經典著作的閱讀分享，向大家推薦閱讀這些好像已經過時或者不再流行的作品。不過，在分享之先，我仍然要對節目名稱作出一些概念上的釐清及討論。

　　首先，是關於「現代新儒家」的概念問題。先說「新儒家」的問題。所謂「新儒家」有幾種說法，例如牟宗三先生為宋明理學正名的時候，就曾指出西方學者稱宋明理學為「新儒學」，而牟宗三先生在其巨著《心體與性體》，曾以義理上說明宋明理學能夠從先秦孔孟的儒家哲學思想中作出調適上遂的「新」，作出引伸的發展，故此可以說宋明理學為「新儒學」，即是說，用「新儒學」指稱宋明理學，在牟宗三先生的研究之中是可以得到義理上的肯定。然而，究竟西方學者為何會把宋明理學稱為「新儒學」呢？劉述先先生就曾對「新儒學」一名的來源作過一番探討，他指出「新儒家」一詞是一個外轉內銷的結果，即是從英文的轉譯而來的。他說馮友蘭在一九二三年於哥倫比亞大學通過博士論文的答辯，論文題目是：A COMPARATIVE STUDY OF LIFE IDEALS ，內裏有一章名為NEO-CONFUNCIANISM，是專門討論王陽明思想的，後來這書被翻譯為中文版時，該章即翻譯為「新儒學」。然而，也並不是就此將宋明理學譯為「新儒學」，而是後來馮友蘭以中文撰寫《中國哲學史》時，講宋明理學的部分只是以「道學」作為標題，反而在《中國哲學史》被馮友蘭的學生卜德翻譯為英文時，卻把宋明理學的部分，譯成NEO-CONFUNCIANISM，更由於馮友蘭那本《中國哲學史》的英文本後來成為英語學界的標準教本，NEO-CONFUNCIANISM就成為指稱宋明理學的專門術語，後來張君勵、陳榮捷、狄百瑞等都接受這術語，並轉譯回中文「新儒家」，此後，西方學者及漢語學者都接受了「新儒家」作為指稱宋明理學的專門術語。其實，以「新儒家」指稱宋明理學仍然可以有兩方面的理由：其一是翻譯上的要求。劉述先先生指出卜德的翻譯是有翻譯上的考慮，即是在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中以傳統的「道學」來指稱宋明理學，但是，在轉為英譯的時候，如果以SCHOOL OF THE STUDY OF TAO 再以白話譯回中文時，則變成「研究『道』的學派」，這就變成了容易與「道家」或「道教」的意思混淆，是以卜德就借用馮友蘭博士論文的寫法，轉譯為NEO-CONFUNCIANISM，這可以算是「新儒家」一詞的使用其實是在翻譯上的考慮。其二是義理上的考量。劉述先先生指出「宋明理學」一詞來說宋明時期的儒學學術研究來說，其實是有所商榷的。即是「宋明理學」中的「理學」可以有廣義與狹義之分，以狹義來說，「理學」僅指程伊川與朱熹的著重於「心具眾理」的學說，這是相對於陸象山與王陽明著重於「心即理」的學說而講；以廣義來說，則「理學」是兼指程朱與陸王的儒家思想學說。如果僅以「宋明理學」來指稱這段時期的儒家思想學說，則容易做成混淆的問題，再加上宋明理學時期的儒學家確然地發展著一種有別於先秦時期的思想焦點。所以劉述先先生建議可以使用「宋明新儒家」一詞為取代傳統宋明理學的說法。本節目則依循劉述先先生的說法，即以「新儒家」是指有別於先秦時期的儒家的學術思想群體，「宋明新儒家」則指宋明兩代的儒學思想群體。

　　回到「現代新儒家」的說法。相對於「宋明新儒家」以宋明兩代的儒學思想群體為指稱，則「現代新儒家」就明顯地是指處於現代的儒學思想群體。不過，在這裏仍然有一些問題：一，甚麼時期才算是現代呢？二，甚麼人物是「現代新儒家」呢？前一個問題其實是涉及「現代」是一個發展性的概念，後一個問題更涉及一個學術傳承的思考問題。先說前者，即：甚麼時期才算是「現代」？「現代」作為一個普遍使用的概念，一般會指稱從西方工業革命以後的發展即是說是「現代」，然而，在中國歷史發展下的使用則有些區別，一般會指清朝政府的滅亡為開始，即以鴉片戰爭為界線，又或以民國政府的成立作為中國的「現代」之肇始。不過，把「現代」套用在「新儒學」一詞時，是否就是自民國以後，以儒學思想作為思想重心發展的人物皆是「現代新儒家」呢？其中更有「當代新儒家」的說法，究竟「現代新儒家」與「當代新儒家」有沒有分別呢？這就涉及「甚麼人物是『現代新儒家』？」的問題。劉述先先生曾指認同有學者指出「現代新儒家」是一個倒塑回去式的建構用語，即是從港台的儒學思想人物特別具有影響力時，才慢慢回塑過去個別人物的師承或學術思潮的肇端，其中在一九八六年，中國內地國家教委七五規劃，確定了「現代新儒學思潮」為國家重點研究項目之一，是一件具有標誌性的事件，此後十年由方克立及李錦全等主持了多項的會議及規劃，重點之一是在中國內地出版了多位「現代新儒家」的學案式著作集，確定了「現代新儒學」的名單，其中包括了：梁漱溟、熊十力、張君勵、馮友蘭、賀麟、錢穆、方東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馬一浮、余英時、杜維明、劉述先及成中英等十五位。然而，後來對於這份名單的確定還是有一些風波，即余英時先生認為自己與錢穆先生二人並不能算是「新儒家」的行列，尤其是「現代新儒家」的說法是一個回塑的概念，劉述先、杜維明、成中英等固然與方東美、唐君毅及牟宗三等有師生的關係，再上塑至與熊十力有師祖等的關聯，但是，余英時先生則認為自己並不算是一個儒家式的人物，其師錢穆與熊十力等也沒有師承論學的關係，故反對被列入「現代新儒家」；劉述先先生也認方東美與熊十力僅是平輩交往，又曾教過唐君毅先生，不應被列入「現代新儒家」的第二代人物。為此，劉述先先生提出了兩個建議：

第一是「現代新儒家」的「三代四群」的說法，即「現代新儒家」可區分成三代，而第一代的又區分成兩個群組：

第一代（第一群）：梁漱溟、馬一浮、熊十力、張君勵。

第一代（第二群）：錢穆、馮友蘭、賀麟、方東美。

第二代（第三群）：唐君毅、徐復觀、牟宗三。

第三代（第四群）：余英時、杜維明、劉述先、成中英。

第二是區分「現代新儒家」與「當代新儒家」具有廣義與狹義的人物指涉群體，凡是肯定儒學的基本觀念與價值，並通過創造性的闡釋回應現代社會的，皆可列入「現代新儒家」的群體；「當代新儒家」則以〈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為線索，強調「心性之學」為了解中國文化的基礎，以唐君毅、牟宗三及徐復觀等為中心，上塑至熊十力，下接於港台的劉述先、成中英及杜維明等人，現在中國內地更有學者以「鵝湖學派」指稱以台灣為中心作為發展儒學思想的群體。

　　雖然劉述先先生自己也認為這樣的區分與做法仍然可以有商討的餘地，然而，這一區分大致上已給予我們對於「現代新儒家」的討論有一定的根據。本節目對於「現代新儒家」的討論即劉述先先生所說人物為準，並主要集中在討論「當代新儒家」的人物部分。

　　好了，說了一大堆的話，似乎可能會令聽眾覺得厭煩，不過，本節目的新名稱是「學『做』中國哲學」，其實正正在於展示「哲學」或「中國哲學」是可以「做」的，即是DOING的，「做」意思是說，至少具有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實踐，實行的意思，哲學常常被為只具有思考的學問，其實也有實踐的可能，在作出「哲學」思考時已經是「『做』哲學」，即是展示哲學思考的過程，剛才我一直從概念的區分來釐清問題，其實際即是展示哲學思考的過程；第二個層次是指導實踐的意思，哲學常常被為只具有思考的學問，然而，從理性分析觀念，或作出概念式的思考，其實際上卻是指導著實踐觀念的方向，簡單來說，我們對於「自由」、「民主」或「普選」有不同的概念分析，如國際標準，則所實踐的「自由」、「民主」或「普選」就有不同的形式，所以說哲學是可以「做」，更在於指導實踐的層次。

**第二部分：本節目所講授的要義及選取的著作名單（10分鐘）**

　　各位聽眾好，我是韓曉華博士，今輯節目是「現代新儒家的經典閱讀」，顧名思義，即是從「現代新儒家」的人物當中選取他們的經典著作來討論，然而，正如本輯節目的簡介上說，現代新儒家的學術思想是一個龐大的思想資源，單單從經典著作的數量來說，已經是一個令人汗顏，尤其是一些著作甚至可以作為一整個哲學科研究課程來說，如唐君毅的《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牟宗三的《心體與性體》，我想本節目並不適合做如此長篇大論的學術演講一般的節目，所以，本節目大致都會選讀一些篇幅比少，或並不是較為矚目的著作。不過，如此的選擇又會與我的節目名稱有可能的不符合，我的節目名稱是「現代新儒家的經典閱讀」，究竟那些篇幅比少又比較不矚目的著作是否可以稱為「經典」呢？所謂的「經典」是從得到後來者的重視而成的，例如我們會說《紅樓夢》是一本「經典」，要點不在於它是寫於古代，而是得到後來者的認同，認同的方式有許多，如被官方或學校列為一些人人也要閱讀的著作，即「四書」；而對於「現代新儒家」那些篇幅比少又比較不矚目的著作，我採取的說法比較簡單或寬鬆一點，因為「現代新儒家」的人物群體大部分已是被後來者所認同，所以凡是他們的著作，我也當作「經典」看待。大致上來說，以後的討論以下的幾會書或文章：

一，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勵的《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

二，牟宗三的《五十自述》

三，唐君毅的《病裏乾坤》

四，熊十力的《明心篇》

五，徐復觀的《中國的藝術精神》

六，梁漱溟的《人心與人生》

　　希望我的節目所分享的書本能夠帶給大家有點得著，再見。

──第一集完──